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繹史卷五十六

春秋第二十六

陳夏氏之亂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
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
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飧司里不授館國
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
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
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

場功侍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豎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

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左傳

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
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
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

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
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
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
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

而殺之

新書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徙

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治

詩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蒹有美一人碩大且

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彼澤之陂有蒲萐萐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患感傷意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

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

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臬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左傳

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

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史記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

○按左氏不言徵舒自立

左傳

年十一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公羊傳此楚二也其稱人何貶易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

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交易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當與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穀梁傳此人而殺也其不言人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

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

其訓

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

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
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
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
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
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
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莊王時陳國
道弗事廢淫於

夏南此云城高積多非其時也至左
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二事俱舛誤

株林澤陂陳風所以刺靈公也靈公無道政令怠荒火觀而
道第水涸而梁不成廢時墮事而朝夕說駒於株野政由夏
氏能免其弑逆乎洩冶知其將亡陳諫不阿使靈公能從其
言則君不沒於夏南國不夷於九縣忠諫之益於人國也大

矣二子助惡不悛卒成廢中之禍楚人雄視南服伺釁而動其素智也莊王圖霸驚乎成穆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從事矣無端而受孔儀之訟宣言討罪實欲兼陳詐以濟貪亦何恤乎神明之眚也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姬氏弗誅而庇其亂臣是可謂之霸討乎夫徵舒弑逆車裂以徇於國誠快舉也孔儀逢惡而擅殺忠臣其罪寧宜末減哉旣誅夏南以謝靈公亦當誅孔儀以謝洩冶乃狃於二子之先託強納於陳以亂人國左氏以爲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與

繹史卷五十七

春秋第二十七

楚莊王爭霸

穆王附

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

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
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
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
子上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
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天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國策傳曰髦之率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列女傳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晉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禮義也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爲太子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子晉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虓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
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筏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來
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
也

公羊傳極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十
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秋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年 初

楚范巫覡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
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
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泚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
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
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

于齊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十四年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

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玃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

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玃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玃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玃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

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于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史記穆王十二年卒于莊王
侶立○按春秋楚莊王名旅

左傳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

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